

等你在十里长街

（外一首）

□何会明

驿站还在
邮亭还在
福星桥石板上的车辙还在
邮家里的三阶台门还在

那匹恋风尘的白马
从河西载来一弯冷月
唯有纸剪的铃铛落在巷尾

墨池还在
亭阁还在
东岳庙威武的石狮子还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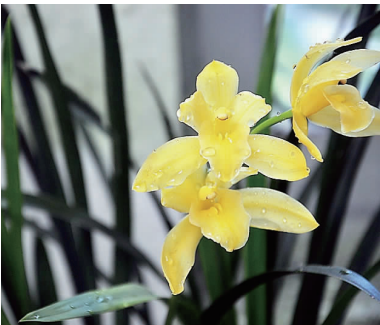
屋梁之巛的灰雕还在
等你在十里长街
那池亭亭玉立的青荷
魂魄早已追随右军走远
唯有雨中的莲花落谢在戏台

月河还在
书院还在
水埠头青石上的锚桩还在
妙智寺前的廿五间还在
等你在十里长街
那位等待情郎归期的芝儿
把痴情站成一弯月桥
唯有南官的道琴把人间姻缘唱得千转百回

在康平路上与你相遇

慵懒的早春是你的模样
时光唤醒迎春的黄花
谁沿着赤龙溪自南向北
杜鹃在赤龙山上浅吟轻唱

迷蒙的雨季是你的模样
伞下的蔷薇把忧郁刺伤
谁拂过界牌村巷角的那丛紫藤
端午在寺前的戏台吹响唢呐
清瘦的秋水是你的模样
一两朵迟缓的凌霄花在墙头探望
谁推开木窗吹散不了桂香
不夜的烟火与你相遇在康平路上



冰清玉洁 李训刚 摄

作家笔下的年味

□朱明坤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听音乐、看电影、短信拜年、微信拜年等各种新式过年法，都使传统年味渐趋边缘化。在年味越来越淡的当下，细品作家们笔下的年味，真是令人回味无穷。

老舍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，对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如数家珍，他在《北京的春节》里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、活动、玩意儿、吃食、礼仪、景观。除夕夜家家赶做年菜，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，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，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，家家户户灯火通宵，爆竹日夜不绝。做事再忙也要赶回家，吃团圆饭祭祖，大人小孩几乎都要守岁。老舍先生很喜爱写春联，他曾说：“欢迎春节，要贴春联。大红的纸，黑亮的字，分贴门旁，的确增加喜气”。老舍曾创作春联“破浪乘风，前途无量；降龙伏虎，干劲冲天”，横批“春节愉快”，欢天喜地，普天同庆。

过年的传统有很多，林语堂曾做过统计，从除夕到正月十五，共有 130 项民俗，如贴窗花、踏青、采摘梅花灯等。他笔下闽南的春节是喜庆的，“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，停止营业，闲逛，赌钱，打锣，放鞭炮，拜客，看戏。”自称不摩登的林语堂曾想拒绝传统春节，但还是抵制不了传统习俗的影响，声明自己不理发还是去理发了，不穿新衣服最终还是不得不换了新衣服，随之去买萝卜糕、走马灯，又贴了春联，点了蜡烛。看来中国式春节已深深植根于他的民族心里了。

“过年”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，冰心对山东的春节记忆犹新。过年前夕，母亲忙着打点一家人过年穿的新衣鞋帽，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，因为烟台的习惯，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。母亲往大坛子里装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“红糟”的精肉，还有用酱油、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，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。父亲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。父亲从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，锣、鼓、萧、笛、二胡、月琴，弹奏起来，非常热闹。初一早起，换上新衣新鞋，先拜祖宗，供桌上有祖宗牌位、香、烛和祭品，这一桌酒菜就是新年的午餐，然后给父母和长辈拜年，小孩子拿到压岁钱，请母亲保管。

新年热闹得锣鼓喧天，沈从文对湘西的新年习俗信手拈来。狮子龙灯焰火闻名一方，由初一到十二叫“送灯”，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。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上表演戏水，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。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，用细乐伴奏。十三到十五叫“烧灯”，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，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。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，正街上的店铺，已经放鞭炮烧开门迎财神，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。

无独有偶，钟敬文的《岁末年头随笔》、丰子恺的《过年》都写到了自己故乡的年景，涉及办年酒、做年糕、烧祭品、祭菩萨、拜祖宗、买年画、贴春联、看戏法、接财神等内容，过年的繁华气象、年俗趣味可见一斑，至今读来仍然情趣盎然。

文人笔下的多彩年味，透露着一种独特、醇厚的文化情怀。那喷香的过年饭菜，那厚重的人情味道，温暖着华夏儿女。但在过年方式骤变的当下，浓浓的年味已成为遥远的记忆，不知远离故乡的你还保留多少过年情结？



比翼 李训刚 摄

不知不觉秋已去

□朱凌

秋风吹过，叶黄，飘落。抬眼望去，马路两旁的树叶，片片的黄，隐约还夹杂着淡淡的红，自风吹过，便徐徐地落到了地面。清洁工人，将它们扫至一堆，而后，装入车内，送到它们最终的归处。

此情此景，让人感叹，秋已尽，冬已来。那在秋天泛黄的树叶，此时，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等待它们的将是与树干告别，终结自己短暂的人生。再看那街头公园里的花儿，似乎也不如往日开得那般灿烂，有些已然凋落，有些则显得郁郁寡欢。

此时的空气中，有着些许的凉，这种凉，有时会浸入到你身体，会让你感到这凉意不同于秋日。秋日的凉，与冬日的冷，注定是两个概念。两个季

节，两种感觉，让你不得不承认，此时秋已去。

一年当中，我最喜欢春秋两季。我所在的这座城市，春秋两季最为短暂，常感觉还没很好地与此亲近，下一个季节便来临了。于是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，都会让我格外珍惜。我会在这个季节，和家人进行一次郊游，在山水间关注四季的变化。我也会在这个季节，一个人独自外出走走，像年少时那样，将地面上的落叶捡回，洗净，夹在书本里，当某一个冬日的夜晚，无意间翻起时，那树叶的清香，会将我再度带回到这个如诗的季节。

我会在这个季节，为家人酿上一坛葡萄酒，当某一个冬日开启时，那浓郁的香味，会将我带回到这个秋季，会让我想起在这个季节中，曾发生过的美好事情。我也会在这个季节，读几本喜

我分配到距家很远的大别山区工作。每到暑假，父亲总要去山区看我，一路辛苦，他却乐此不疲，“跑”兴浓浓。他两条腿组成的“11路车”，非常粗壮健美。当然，父亲显然不满足“跑”山区的小街道，而是漫山遍野跑，著名的梅山水电站、响洪甸水库、佛子岭大坝都留下父亲的“11路车”轨迹。

父亲 53 岁的时候，调到小城一家银行工作。条件好了，上下班有班车接送，可父亲基本上都是甩腿走路，除非遇上恶劣天气。有一次，我问他，银行的豪华中巴装有空调，冬暖夏凉，舒适宜人，为什么不乘银行班车。父亲伸了伸腿说：“再好的班车也没有我的‘11路车’好呀！”他从健身角度，说了许多“跑”的好处，令我无法反驳。确实，调到城里后，父亲一年穿坏两双皮鞋，可他的医疗包干费几乎原封不动。每当母亲埋怨父亲穿鞋太费，父亲总笑着问母亲：“我省下的医疗包干费能买多少双皮鞋？”

最后，水又黑又浑。温罐，锈迹斑斑地尘封于岁月的尘埃中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确是一个新鲜的词汇。

土瓮子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民多用泥巴制作生活用具，土瓮子就是用泥和麦糠制作而成。有圆形或底口大上口内缩的瓮，盛粮食之用。我家的土瓮子在西屋临窗而立，里面盛放着全家人度年月的五谷杂粮，摇摇晃晃地支撑着那段艰难岁月。

木桶，盛水之用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较为常见。因金属稀少，人们就用木质做成水桶。现在生活中多用塑料桶，就连铁桶也少见了。

现实中，还有许许多多生活用具完成了历史使命，从我们身边消失，比如石磨、轱辘、蓑衣、米囤等。那些远去的生活用具，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，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和文化。

台州颂

□吴俊平

巍峨括苍，蜿蜒江河，涓涓细流，百川归海。美丽台州，人杰地灵，神山秀水，天地祥和。自古先民，辛勤劳作，风调雨顺，民康物阜。台州儿女，能文能武，崇德重义，向上向善。历代英豪，保境安民，抗击倭寇，浩气长存。温黄平原，长潭水库，造福百姓，安居乐业。农工商学，敢为人先，股份经济，全国领先。城乡一体，日新月异，城际铁路，朝发夕至。空港联运，通达天下，电子商务，商机无限。区域发展，独具特色，动感椒江，品质黄岩。活力路桥，文化临海，阳光温岭，豪迈玉环。人文天台，神奇仙居，奔放三门，蒸蒸日上。改革发力，工业强市，商贸互动，富哉台州。东湖胜景，江南长城，雄伟壮观，人间瑰宝。海上名山，四海扬名，山魂海魄，心驰神往。济公故里，洞天福地，寒梅傲骨，昂首怒放。大街小巷，车畅人欢，市场兴旺，一派繁荣。公园广场，踏步起舞，动其筋骨，强体健身。文明城市，幸福到家，左邻右舍，守望相助。畅想未来，广阔天地，建功立业，大有作为。

欢的书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平静而美好。

当一场场秋雨，降落在这个城市时，我知道，秋天已经离我远去。虽然有着不舍，虽然还很留恋，但是我知道，凡事不可强求，况且也强求不来。顺应节气，顺应变化，人总是在变化当中，才能感悟到生命的无常。

一年一年，秋天总会在某一个清晨离我而去，然而细想一想，每一个季节，其实都很短暂，每一个季节，我们终将无法留在身边。在交替的重复中，孩子大了，父母老了，而我们也踏上了这辆奔驰的时光列车，同我们的父辈一样，一步步地往终点前行。

珍惜每一个季节，珍惜身边的每一时刻，珍惜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珍惜也唯有珍惜，才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生命的美好。

父亲的“11路车”

父亲退休的时候，正逢两个孙子上小学，接送孩子上学，成了他的新“工作”。一天 4 趟，父亲的“11路车”又派上大用场了。去年，大哥因工作调动，举家搬迁到省城，父亲又有出远门的机会了。从小城到省城，好几百里路，高速客车也要跑两个小时，父亲每月总是要来回跑一趟。说是想孙子，其实也是过过自己的“跑”瘾。听大哥说，父亲在他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，但在屋里呆的时间并不长，最喜欢往外跑，公园、广场、报刊亭，每天都要“跑”几个小时，有时还弄得大汗淋漓。

依照有关规定，年满 70 岁的居民可以办理敬老证，凭借这个红本本，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。前几天，我又跟父亲提及此事，没料，一向温和的老父亲竟然发脾气了：“难道我真的老得不能动了？难道我的‘11路车’不能开了？”母亲对我眨眨眼，那意思很明显——以后就别提“红本本”的事啦。